



史記卷第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二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

案篇以陳耳之交為精
眼目故叙其始為朋類
其後瑕霧相殺也

秦購求三人金有多寡
太史云如按下旬極
佳

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

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

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

漢書成作後

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

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

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馳驅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

德叔一段具見提望之妙

張耳陳餘

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

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廩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

史記卷九十九
五
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

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后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

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
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
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
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
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
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
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
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
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
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

已上摹寫兩人交好
猶忘其相殺本末

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
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
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
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
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
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
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
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
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
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

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廩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廩、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授推與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

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卽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

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

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卽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祖講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

史記傳 卷九十九 九
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

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曰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剄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吕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

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自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

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脛，遂歿。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卽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抑揚感慨曲盡其法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史記卷第八十九

史記卷第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于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

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
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子魏豹數千
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
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
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
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
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
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
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
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

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
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傳詣滎
陽以豹國爲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
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
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
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
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
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
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

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
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
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
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
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
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
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
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
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
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

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
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
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
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
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
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彭越
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
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
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

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柰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卽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

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爲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

史記卷九十一
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
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
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
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然而虜
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
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
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史記卷第九十

史記卷第九十一

黥布列傳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
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
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
曹偶亡之江中爲群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
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
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
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渡江而西陳嬰以項

史記傳 卷九十一
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

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

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
林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
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
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
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
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
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
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
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

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
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
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
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
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
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
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
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
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
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

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

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

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

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鄣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

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同旁郡警急布所
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
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
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
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
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
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
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徵驗淮南王淮南
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
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

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
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
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
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
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
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
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
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
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
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

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廼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

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僞與亡誘走

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與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卷第九十一

史記卷第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

淮陰貧困，首叙於此，後直述其杖劍封侯等事，文何沒傷若是。

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
 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
 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
 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
 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
 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
 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
 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
 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

鋪叙何奇信追
 信拜信始末不
 遺餘力所謂功
 第一者亦為此

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
 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曰
 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
 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
 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
 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
 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
 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
 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

情事宛然

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孔明之初見昭烈
論三國亦不能過
予故曰淮陰侯弗
特有將畧

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至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

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

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

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

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

葦音葦係山自葦

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
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良久於是信張耳佯弃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
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
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
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
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
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

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
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麾
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
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
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
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
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
之死地使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
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

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
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
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
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
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
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
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
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
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
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身死泯

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閔與一舉而下井
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
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褸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
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
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
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
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
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過矣故善用兵者
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
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

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

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
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
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
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
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
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亾城亾城聞其王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
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
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

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
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
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
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
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
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
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
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
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
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亾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

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

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選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

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于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城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

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而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

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

揣摩親切發越
慷慨文之奇者

淮陰及謀先此

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益。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狗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

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閭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

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今出勝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亾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歿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

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昧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歿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亾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

如此心事寫得到
龍

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

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

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吕后使
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
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
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
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
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
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
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
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
網絕而維施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

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跡之狗吠
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
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
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
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餘言韓信雖爲布衣
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謙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史記卷第九十二

史記卷第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三十三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
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
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
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
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
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
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
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可以爭天下漢王還

定三秦廼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及聞漢遣韓信畧韓地廼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亾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

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

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
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
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
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
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
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圍
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
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
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

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
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
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
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
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
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
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
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
谷間日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
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頽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至子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頽當孽孫韓媽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爲龍額侯續說後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

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爲羣臣缺望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縮

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
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
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
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
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
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
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
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
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
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

爲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
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廼詐
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
豨所欲令父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
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
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
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
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
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吕后計今上
病屬任吕后吕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

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官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爲亞谷侯

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

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令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

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
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
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
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稀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
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
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卷第九十三



